

图里书外

回归精神家园的三个维度

——《甘建华地理诗选》读后



刘长华

甘建华的诗歌是从20世纪80年代走来的，从青葱的大学校园走来的。以“地理诗选”来命名集册，凸显的是作者对自己大学专业——地理教育有一种回归精神家园的想象。诗的本质就是人的栖居。同时也不难看出，作者有志于在诗学谱系和写作征象上，拓印下自己的意义指纹。

温热的诗心

当下诗坛在“抒情”与“反抒情”上一直是聚讼纷纭。确实，过分张扬自我与情感让人觉得飘忽和虚假，而刻意冷处理那些“意气”则令人倍感压抑。尘世间，人总是“左”“右”为难，“极高明而道中庸”抑或是一种选择。

“朱红色的花瓣/似火一般地热烈奔放/让晴好居诗意盎然/而养花人的我/亦愿永远是那绿叶”（《三角梅的花语》）。诗中的“我”，可视为甘建华本人自白，那是一种“隔岸观火”，却又是“传薪播火”。

总体来看，诗人是以“温热的诗心”观照世界和拥抱生活。地理意味着与大地密切相关，大地既是博大的象征，在诗中更是温热的符号。

毋庸讳言，青海高原的自然条件在宜居上与南方相比还是稍逊风骚的。诗人却称道：“王家飞出一只美丽的凤凰/穿越雾中的太阳/在冷湖的星塔上纵情歌唱/甜美的声音播撒着预言/吸引了所有幸福的耳朵”（《回到冷湖》），并由此直呼六个“晴好居”。甘建华现今家居衡阳回雁峰下，斋名“晴好”，出自唐人柳宗元诗句：“故国园久别，今朝楚树发南枝。晴天归路好相逐，正是峰前回雁时。”（《过衡山见新花开却寄弟》）“晴”“好”二字正是温热的表征与同义。

理性的视角

首先最能体现甘建华地理专业素养的，是有关青海高原、柴达木盆地、西部之西题材的诗歌。《伍氏献文鱼的灭绝》运用地壳板块运动等科学理论，但总体上又通俗易懂，似在“科普”但又止于“科普”，散发着深切的人文关怀。《托拉海胡杨林》《火星小镇》《千佛崖》等，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相关的美学风范。

地理有自然和人文之分。甘建华在人文地理的写作上投入不菲。这对写作者来讲，是一种挑战，需要知识的广博和深度，但又不能脱离地理学的范畴。

在理性视角的驱使下，甘建华在字里行间喜欢采用疑问句，有反诘，有存疑……但总体而言，作品的语气并不凌厉，而是平和的。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甘建华对社会的“假”“丑”“恶”也是勇于批判的。《南宁雇凶杀人事件叹》《红场冷笑话》等等不少篇章即是。

散文文化的表达

甘建华地理诗在表达上，总体上是散文文化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便是在谋篇布局上比较讲究起承转合。《洛夫先生问与说》之《先生说》，以“平溪在台北郊区/这是一个矿区小镇/有一条铁路穿境而过/紧着我们的新婚燕居”为起头，以“那是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八日/我们在千里之外的台岛/开着所谓的风气/或者说敢为人所不敢为/你在家乡湖南衡阳/一个名叫茅洞桥的镇上/呵呵呵呵 发出了/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为收合，一者在平溪，一者在茅洞桥，用“台北”“台岛”穿针引线，就有些首尾呼应、结构闭环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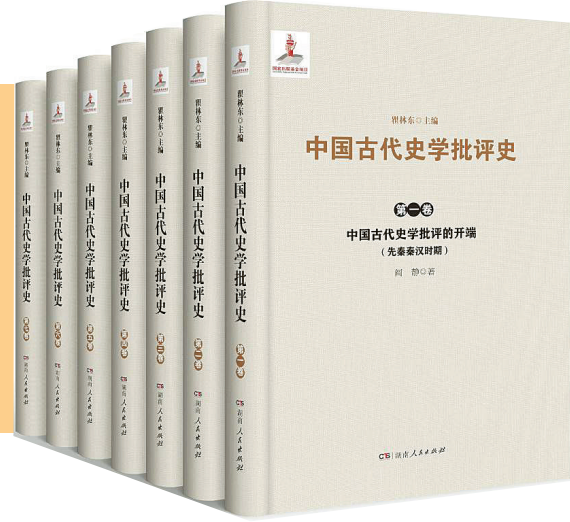
甘建华诗歌散文文化的第二个特征，便是语感流畅。新诗一直有着“晦涩”之讥，于今为烈。这一点，中国新诗界不能不正视海子的魅惑。海子绝对是诗歌言语上的天才，特别是那些短诗在语感和节奏上，又是流畅耐读、起伏有致的。甘建华诗歌代表作《茅洞桥记》能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应是得益于他不俗的散文写作功力。

甘建华诗歌散文文化的第三个特征，就是诗歌整体意蕴比较典雅。甘建华看待世界多以理性的视角，在这一前提下，诗人在语言表达上力图尽善尽美、合理克制，在古典与和谐中绽放言语的魅力，而又力避传统古文运动中散文那种“质胜文则野”的状况。由此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让人倍感亲切的同时，又比较的典雅涵泳。

（《甘建华地理诗选》，甘建华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史学巨著

——谈谈《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



贺娅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对历史和文化研究高度重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在给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我国古代的史学批评成就不仅巨大，而且独具特色，堪称中华文明之瑰宝，在古代知识体系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中，逐渐开拓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领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是研究中国史学史上存在于其间的一个最活跃的内在动因即批评与反思，包含批评的意识、批评的思想、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及各方面成果。

北京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瞿林东先生一直致力于此项研究，有多部填补空白之作问世。此次由瞿林东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一书，是迄今我国出版的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通史，其跨度之长远、系统之完备、内容之详实，都代表了我国学界现有之最高水平，堪称具有新时代鲜明特色的史学代表著作之一，是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的重要学术成果。

图有所得

如沐清风的艺术讲述

于广学

长篇小说《清风徐来》，是一部从乡村个体创业者出发，全面呈现新时代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图景的小说力作。作者刘道云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初心，准确透彻地把握了时代主旋律。

写此书时，刘道云已年过六旬，仍然能够投入那么大的体力、精力和时间，深入湖南、河北、江西等省许多个乡村的田间地头、企业进行细致的调研采访，搜集整理那么多“三农”一线的第一手材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些第一手材料，是写好作品的需要，也体现的是写作者对文字的爱，对作品的负责，更是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事业中的广大奋斗者的热爱。

首先，小说中讲述的逻辑性是很强的。从主人公田根考上大学、升职为城里一个大公司白领，到心生“故乡的情结”写起，从一个人——田根，到一支队伍——以村党支部为主的清风亭乡村振兴团队、到一个目标——乡村振兴、再到一个发展模式——公司+基地+农户+大数据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脉络清晰，层次分明。

在叙说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作者用朴实又具地方特色的语言，写出了一系列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参与得上的喜闻乐见的重大活动。比如农民丰收节、乡村振兴经验交流大会、桃花旅游节等等。通过这样一环扣一环的描写，使小说高潮迭起，增强了可读性，也通过这样的描写，全面展示了共产党人在深入开展乡村振兴事业中给农业、农村和农民带来的巨大变化。让广大农民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正如田根说的一句话：“在党的好政策下反哺我们的父老乡亲”，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情怀，也是共产党人的情怀，是共产党人的初心。

其次，作者在描写乡村巨大变化的同时，也恰如其分地把主人公和一些人的爱情生活、家庭生活、乡村差别、地方文化融入其中，特别是老者讲述清风亭关于“背山天仙”建铜鼓寨，搅扰玉皇大帝以及土地老儿、观音娘娘和戏曲里来清风亭的神话故事……读来饶有趣味，让人感受乡村日常生活的质感和民间文化的源流活力，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最后，小说提供了具体而扎实的时代生活经验，为扶贫工



作和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实际工作标本，于文学性表达中蕴含不少当下工作的实料。如把大量调研的材料融入其中，这种基于现实的、面对问题的、可复制的经验与做法，以小说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对于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大业是有实际指导价值的。这与一些小说只是读起来文学性强但在现实生活中基本无法借鉴是有区别的。

比如，现在农村中有些地方耕地没人种了，年轻人少了，大多数是老年人或妇女孩子了，有些地方文化生活和文体旅游设施缺失，老年人养老还有待更好解决等等。这些问题，恰好在《清风徐来》这部小说中，大多能找到答案。清风亭村党组织引进开发公司，利用闲置民居建起了“农家康养中心”；通过土地流转，使得闲置土地得到开发利用，增加了农民收入；再通过组建“乐器演奏队”，不但让人们业余生活丰富多彩，而且促进了乡村旅游发展……只要像清风亭人那样，勤于思考，让“黄鹂芽茶”“开泰土鸡蛋”“于老台湾湾牌薯片”等特色产品走出去，把“农大夏教授”“农艺师们”“环球绿地公司”等引进来，利用本地优势，就能走出适合本地的发展之路。

苏轼曾在《答张文潜书》中说：“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刘道云的文字充满了正能量，文字后面是一个作家对时代的敏感和热爱。

（《清风徐来》刘道云著 湖南师大出版社出版）

曾衡林

新一波疫情正席卷欧洲。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疫情地图上，欧盟和欧洲经济区已有一半被代表疫情严重的橙色、红色、深红色覆盖。而不断增多的与疫情有关的信息，也让中国人颇感沉重。综合各种信息来看，我国的疫情也呈多点散发态势，容不得麻木，更容不得麻痹。

疫情之下，我们还能像之前那样，静下心来，读读书吗？

去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李文雄，武汉一家印刷公司的老板。2020年4月，武汉解封一个月，李文雄的印刷公司开始复工。公司规模不大，只有7个员工。之前，李文雄自己被确诊，后来又有两名员工由于与无症状感染者同乘地铁被隔离。如此复工，李文雄心头的压力不小。心病还得心药医，他说解压良方还是走进书的世界，那里面有片刻安宁。李文雄当时被确诊后在方舱病榻上淡定读书的画面，曾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被网友们称为“清流读书哥”。

2020年疫情来袭，从1月中旬开始，大学毕业只身来到佛山的刘钟萍就一直宅在家里，捉摸不透、时刻变化的疫情让她难免感到焦躁。她从网上订购了40多本有关木版年画的书籍，将自己沉浸在书的海洋里。她说：“阅读给予我一种秩序感，让我的心境出现紊乱的时候自动开启维护模式。”刘钟萍的事迹也感动了不少人。

“请出示你的健康码”“请你测量体温”“请戴好你的口罩”，走到公共场所，都能听到类似的声音。看来一点也不能大意。又想到了《霍乱时期的爱情》书中说到：“自从发布了霍乱公告，本地驻军便不论白天黑夜，每隔一刻钟在碉堡上鸣炮一响。这么做是应市民要求，因为他们认为火药能净化环境”，鸣炮也可以时刻提醒他们疫情的严重。

疫情自然是可怕的。但在新一波疫情来袭之时，我们似乎又多了一份经验，多了一份从容。政府在有条不紊地调度着，城市也不像去年那样空空荡荡，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去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图书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权威数据显示，去年第一季度近80%的实体书店面临倒闭，线上销售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今年的图书市场，不像去年那样的零落。7月中旬，济南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期间，吸引了多达60余万人次的读者。喜欢读书的人，可没有这么轻松。一些地方的公共图书馆，严格实施了限量、预约、错峰、测温、验码、戴口罩等措施。但还是有一些人泡在了图书馆。看来，疫情也很难阻止得了人们读书的热情。

去图书馆读书不方便了，那就宅在家读吧。正在读理查德·普雷斯顿的《血疫》，这是一本纪实作品，故事是真实的。它告诉我们：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在24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而航空线路连接了全世界的所有城市，构成网络。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这只是一个病毒的故事，它关系着人类的无知、贪婪、勇气和牺牲，以及面对大自然时的敬畏。真实，远比想象更惊悚。这些过往的真实，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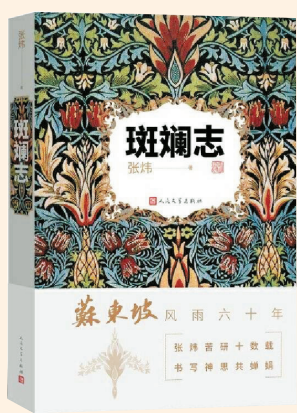
读书，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疫情，了解我们不知道的世界，以及我们自己。在新一波疫情来袭时，我们不妨抽出一点时间，整理一下思绪，泡上一壶茶，挑几本好书来读读，从书中吸取一些经验、一些方法、一些认识，也从书中获得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力量。

书香闲情

新一波疫情下的读写

《斑斓志》

张炜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苏东坡的一生，沉郁晦涩与天真烂漫并存，兼济天下与闲情逸致同在，是一个极度充盈饱满的生命体。然而，我们进入其生命内部，会发现其中五彩斑斓，琳琅满目。本作品以“乌台诗案”为线索，以纵横捭阖的策论和想象瑰丽的辞章为佐证，将苏东坡生命中的褶皱一一展开，乃至放大延展，以历史之眼、人生之眼、哲学之眼透析其生存语境和诗案前后大起大落的心路历程。作者以静水深流的文字，不落俗套的构思和鞭辟入里的论析，力求镂刻出苏东坡的人生痕迹，凸透他亦士亦侠的高古灵魂。

走马观书

《物·画·影——穿衣镜全球小史》

巫鸿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从凡尔赛到紫禁城，穿衣镜是否为东西方联合创造的结果？从怡红院到养心殿，镜屏如何引发中国人关于真与幻的文学和艺术想象？穿衣镜摄影模式怎样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摄影师和艺术家如何以镜子表现个人身份和主观意识？有座架、可移动的落地玻璃镜被发明，并通过跨国贸易而在世界上流通，物品、绘画和摄影由此在全球历史进程中串联起来。帝王、艺术家、作家和民众在与镜像相关的视觉联想和艺术创造中，构建出繁复无尽的时空幻象，既参与着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又总是映射着超乎现实生活的信息。崭新视角串联着物品、绘画和影像；聚焦全球贸易流通中关于镜像的视觉想象与艺术创造，是一场跟随穿衣镜的时空漫游。著名美术史家巫鸿最新力作。

悦读

